

楔子

在她斷氣的那一刻，她想起父母為她取名為幸安的理由，他們希望她一輩子幸福且安康。

曾經，她以為她很幸福，儘管背離了原生家庭、儘管父母親對她失望透頂，但只要能夠在他身旁，她就覺得自己幸福無比。

呵，可笑至極，幸安這名字就是個笑話，嘲諷著自己的愚蠢。

當她將一切都投注在他身上，當她愛他愛到沒了自我……她對他而言，卻只有利用的價值。

他愛的從來不是她，是跟他一起青梅竹馬長大的表妹，他答應娶她，卻心繫著表妹。

那一晚她看到他鬼鬼祟祟的走到後花園，跟表妹深情相擁，愛憐地拭去表妹臉上晶瑩的淚珠。

他保證真正愛的女人只有表妹一個，他只是需要江家的實力為後盾，他必須讓她死心塌地的愛著他，將她掌控在手中，才能讓江家乖乖聽話，任他威脅……

江幸安咬著手背生怕自己哭出聲，她嚐到嘴裡頭的血腥味，那是自己後悔至極的味道。

她恨自己的軟弱無力，恨自己被愛情沖昏了頭，她恨啊……

但她最恨最恨的還是自己，儘管知道了真相，她卻無力去改變什麼，唯有……帶著滿腔的恨結束自己的生命。

可那恨啊，就算死了她也不願意遺忘，她要生生世世的怨恨下去，恨那背叛、欺騙她的男人，恨那口口聲聲親熱喊她表嫂的女人。

她要他們不、得、好、死。

江幸安著紅衣紅鞋，抹了個大紅妝，帶著滿腹的怨恨跟詛咒，用沾滿鮮血的紅緞帶在最陰的時辰自縊而亡。

死時，她七孔流血，雙眼圓睜，面部因為怨恨痛苦而掙掙不已。

然而，她死了，但也死不了。她的靈魂承擔過多的怨與恨，化身成厲鬼，她忘了自己的名與姓，忘了雙親曾經的想望，希望她幸福與安康。

她在一夕之間痛宰了背叛她的人，那男人跟他表妹兩戶人家上下好幾百口，她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滿手鮮血、滿心怨恨讓她成了厲鬼，就連他跟他表妹死後的魂魄她也沒打算饒過，她要殺光他們的三魂七魄，讓他們永世都不能超生輪迴。

她追殺那對賤人，就連路上有任何礙她眼的情人也沒饒過，她殺紅了眼，殺到從厲鬼成為惡鬼，成為酆都城的鬼差欲逮捕歸案的惡鬼「咒魘」。

呵，可她見人殺人、見鬼殺鬼，那些鬼差對她來講，不堪一擊。

直到酆都城罰惡司的武判官鐘易出現。

咒魘被捕，關進酆都城第十八層的惡鬼獄，永生不得再見日光。

可她的恨啊……依舊消散不了……無法啊無法，那恨深入骨髓跟心深處，她好恨啊！

第一章

週一，所有上班族的憂鬱日。秋老虎發威，氣溫比炎熱的夏日更叫人心煩，開車上班的塞在車陣裡，悶；擠捷運跟公車的，擠出一身汗，也悶。

還好「藍星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的上班時間為九點，老闆兼總監大人還很貼心的給予半小時的緩衝時間，也就是九點半以前打卡都不算遲到，只是下班時間員工要自己多延後半個小時。

在「藍星」工作雖然非常忙碌，但員工薪資跟福利都算優渥，公司成立六年，在一片不景氣的臺灣經濟社會裡倒也保持賺錢，年年都有給員工額外的紅利跟獎金加給。

「顧部長，早。」

「早。」顧盼年八點五十分抵達公司，從踏出電梯開始，就有員工跟她問早。她穿著俐落的翻領白色西裝外套，搭配湛藍色的七分西裝褲，蹬著八公分高的白色高跟鞋，一手提著名牌公事包、一手拿著美式咖啡。

「副總監，早。」

「早。」

顧盼年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個頭嬌小，身材纖細，蓄著一頭有挑染的耳上短髮，因為喜歡穿八公分高的高跟鞋，所以有個外號叫「小八」。她是「藍星」的副總監兼任活動行銷部跟專案部兩個部門的部長，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女強人，她部門的下屬喜歡喊她顧部長，其他人則喊她副總監。

「藍星」位於南港某商業大樓的第十跟十一層樓，兩層樓佔地約四百多坪，公司的創辦人藍于承今年四十歲，曾經是知名影星，目前為「藍星」的總監，而顧盼年則是大學畢業那年就近入草創時期的「藍星」，陪著藍于承打拚到現在，今年已經二十九歲半，再過半年就迎向三十歲，正式邁向輕熟女階段……

公司目前分七大部門，員工數約六十人左右，算是個頗具規模的中小型企業。主要業務為演藝或藝文相關展演、品牌行銷規劃及校園演唱會活動等等。

別看顧盼年瘦小，一張清亮的臉龐因為那丹鳳眼、小巧的鼻，搭配起來像個中國娃娃似的。

她一來到辦公室門口，秘書跟助理從座位後起身，跟她問早。

「早。」顧盼年頷首，推門進辦公室。

顧盼年的辦公室裝潢是走極簡風，剛好跟她那小巧可愛的住宅走不同風格。上班工作嘛，無須太複雜。

她剛把咖啡放下，將隨身筆電從公事包裡拿出來擱到辦公桌上，秘書便敲門走了進來。

顧盼年落坐，喝了口咖啡，開始聽秘書報告今日的行程跟重要事宜。

秘書才剛報告完，辦公室的門再度被打開，這回沒敲門。在整個「藍星」裡，能夠不敲門就直接闖進副總監辦公室的，除了總監藍于承就沒有其他人了。

藍于承穿著訂製的淺藍色手工襯衫及西裝褲，俊臉上帶著淺淺的笑，手裡還很不符合形象的提著一個塑膠袋，一看就知道是專程替顧盼年送早餐來，秘書連忙退

了出去，還貼心的帶上門。

「盼盼，早上經過妳愛吃的那家湯包，特地幫妳買了一份。」

「真是太好了，我還沒吃早餐呢，不過這是要算錢的，不能老是吃你的免費早餐。」對於藍于承……顧盼年真的不知道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唉。她盡量讓自己對他自然一點，可她拒絕的言行必須明確的展露出來。

藍于承不僅是「藍星」的總監、她的老闆，同時也是賞識她的人，在她大學畢業之際給予她信任，讓初踏入社會的她有了一份可以發揮才能的工作。

在「藍星」她一幹就是六年，從助理一路升到副總監，她自己的努力跟認真是毋庸置疑的，她幾乎將生活都投注在工作上頭，但其中藍于承的欣賞跟提拔也是因素之一。

由於在公司待久了，顧盼年很自然就把藍于承當成是大哥來對待。

藍于承大她十一歲，曾經是知名演員的他相貌堂堂，英俊挺拔，再加上舉止紳士，頗多女人都難掩對他的喜歡，顧盼年卻不是其中一位。可能是年紀的差距，她一直把藍于承定位在兄長的位置，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藍于承是有婚姻關係的，但對外，這一直是不曾公開的祕密。

他已婚且育有一子，老婆帶著孩子遠在溫哥華求學，他們過著分居但未離婚的生活。

顧盼年大學畢業以後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以至於錯過女人最青春年華的那段時光，她沒有絲毫戀愛的機會，但就算如此，她也不至於將自己的感情投擲給一個已婚的男人。

她欣賞藍于承，也非常的感謝他，但她負擔不起也回饋不了他的感情。

最近藍于承對她的態度越來越明顯，明顯到公司的員工私底下已經有所議論，顧盼年不喜歡這樣的感覺。在員工們看來，就是「單身」的總監大人在追求副總監，反正他們男未婚女未嫁，只是年紀差距大了些。

無奈顧盼年不好揭開八卦的底，說藍于承是個已婚人士。

「才幾十塊的東西，難道妳也要跟我『計較』？」藍于承將湯包擱到顧盼年的辦公桌上，順手摸上顧盼年的頭頂，眼神滿是寵溺的揉了揉她的頭。

顧盼年嘴角的笑僵硬了一下，接著不著痕跡的避開了。

「是真的得跟你『計較』，你常常買早餐給我，累積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金額。」藍于承的眼眸黯了黯，但隨後他又笑開懷。「要不，妳請我吃頓晚餐，當作一筆勾銷？」

一筆勾銷？顧盼年在心頭苦笑，她還真的想呢。可是除非她辭職離開「藍星」，要不然她如何能消除藍于承對她的愛意？

現在要她單獨請藍于承吃飯，那豈不是又給了他機會？只是一時又拒絕不了。

「吃飯當然 OK，改天我請全部的主管吃飯，藍總監你一定要賞臉啊。」顧盼年又四兩撥千斤，輕輕的撥走了。

藍于承嘴角的笑失去了些弧度。

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大概三年前吧，他開始注意顧盼年這個有著嬌小身軀

卻暗藏著無比活力跟熱度的小女人。

起先只是累積越來越多的欣賞，後來欣賞變成了喜歡，他刻意接近她並更加提拔她，她也沒讓他失望，隨著職位越高，她卓越的工作表現更是亮眼。正是因為這樣，他不再有所保留的表示他的好感跟喜歡，甚至暗示過她，除了婚姻關係，他什麼都可以給她，包括他的心、他的人，還有這間公司……

只可惜顧盼年似乎不能接受。

他有些失望的望著她，似帶點哀怨的喊道：「盼盼……」

顧盼年打了個哆嗦，不願意再聽藍于承說什麼，她盡量用明快的聲音打斷他，「時間到了，我該去開例會了，遲到了不好。」

說到公事，藍于承總不好阻止，他點點頭，「去吧。」反正來日方長，只要顧盼年留在「藍星」，他總是有機會的。

鐘易沒接到案子的工作日，通常都是一成不變的。

早上六點起床慢跑，回到家以後做重量訓練，增加肌肉的耐力。九點淋浴後吃早餐，之後再開車到公司。

鐘易的家位於北市某高級住宅的頂樓，他一個人買下整層約一百五十坪，其中一半改裝成健身房，除了各種重量訓練的器材，還有一個練武場。另外一半才是他的住家，設計風格採工業風，非常符合他粗獷的性格。

說起鐘易的個性，雖然他常被說話很機車的魏少凜說無腦，但他不是真的無腦，只是比起用腦，他寧願動手解決。

動手向來比動腦快，不是嗎？

就是因為愛動手，他到凡間來以後怕自己的身手荒廢，於是加入了某個武道場好活動筋骨，在武道場認識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朋友又介紹他另一群好武的朋友，好幾個人串連下來，鐘易索性開了間公司專門接 Case 擔任私人保鏢，有別於一般的保全公司，他們收費高昂，但絕對物超所值。

保全顧問公司成立已經半年，做出不少好口碑。

鐘易在吃完早餐後，進到臥房換上深藍色量身訂製的襯衫，搭配貼身的牛仔褲，還有白色休閒鞋，開著他火紅色的 X6 前往公司。

鐘易這人就是悶騷，一個堂堂的大男人，開火紅色的車。

進到辦公大樓，鐘易將車子停在專屬車位，搭電梯上樓。

電梯停在一樓大廳時，進來了三個打扮入時的 OL，她們看到雙手插在口袋裡，身體靠著電梯，一隻腳勾起擱在牆上，姿態悠哉的鐘易時，雙眸乍亮，激動到臉頰都紅了。

她們一直偷瞄鐘易，鐘易姿態自然，一點也不介意被看，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電梯到了六樓停下，鐘易踏出電梯，電梯門才剛關上，裡頭那三個 OL 立即沒形象的失控尖叫。

「啊——是六樓那個保全顧問公司的 Boss 嗎？是不是？是不是？」其中一個抓

著另外一個的肩膀猛搖晃。

「好帥，我的天啊，真是帥呆了，那張臉、那副身材……叫我倒貼我也願意。」
問題是，人家不願意啊。

第三位比較冷靜，但她也難掩激動的情緒，「剛剛應該假裝被太陽曬昏頭，昏倒在他的懷裡才是。」

呃，是誰說這個比較冷靜？沒有好不好！

「如果昏倒在他懷裡，他會如何？人工呼吸嗎？」喔喔喔，早知道就這麼幹了。
另一頭，早就踏進辦公室裡的鐘易，壓根不知道自己被意淫了。

鐘易的公司取名為「無名」，很瀟灑是吧，其實不然，只是他懶得動腦想名稱。
包括他在內，整個公司共十二位員工，除了鐘易是 **Boss** 外，其他人沒有職等稱謂，只有出勤時所需要的代號，在公司裡他們都以代號稱呼彼此。

「**Boss**，你來啦！」代號兔子的男子是公司的電腦高手之一，明明已經二十八歲了，外表卻很像高中生。他擅長近身擒拿，打小就跟隨外公練詠春拳。
兔子穿著一套深藍色的運動服窩在電腦前，一旁擺著吃到一半的泡麵，看他一抬頭隨即低頭下去，就知道他正卡在電腦裡，不知道在痴迷的研究什麼。

「仙女呢？」鐘易問。

兔子手指向廁所，鐘易轉頭，剛好仙女開門走了出來，他看到鐘易，扯開一抹豔絕如牡丹的笑容。

「**Boss**，你來得正好，有幾件 **Case** 讓你評估一下接不接。」仙女，人如代號，有著一張比女人還要美麗的臉龐，向他告白的都是男人居多，當然，他會以他猛爆的武力值將那些男人給打了回去。

仙女負責公司的行政事務，為空手道黑帶五段高手。

鐘易的公司坪數頗大，卻沒有正經的辦公桌椅，除了專屬他的獨立辦公室外，公司大部分是健身跟練武的區域，另有一整排的電腦讓員工休息時可以打電動、上網放鬆，此外，還有一間很大很舒坦的淋浴更衣間，外加樣樣都具備的茶水間。
總之，這是一間非常不像公司的公司。鐘易想起老二陸之道說過，這麼奇特的公司也只有老三搞得出來。

仙女跟在鐘易後面進到他的辦公室，從桌上拿起卷宗遞了過去，而後站在一旁用口頭報告。

「昨天共進來五件，我大略挑了挑剩下兩件，**Boss** 你覺得呢？」

鐘易翻了翻資料，一件是國外進來的案子，某位國際大牌女星要來臺灣祕密拍廣告，除了自己帶的保鏢之外，額外要求臺灣派出最佳的保全公司配合，於是臺灣的經紀公司找上了「無名」。

另外一件案子，則是對岸一位重量級富商祕密訪臺，要求頂級保鏢隨行。

鐘易點了點資料上頭的第二件 **Case** 說：「接這件。」

仙女挑了挑眉，模樣媚極了，要不是他本人的個性粗獷，鐘易真的會懷疑他的性向。

「可是兄弟們很期待這位國際大紅星，他們都想知道她那 **F** 罩杯是真的還是假

的。」仙女露出一個很邪惡的笑容。

鐘易給了他一記冷眼。「第二件 Case 給的酬勞比較高。那位紅星自己有帶保鏢，我們若派人也頂多是第二線，以我們的身手給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外國保鏢當第二線，你願意嗎？」

他抬頭看向仙女，仙女臉上的表情當然寫滿不願意，那些外國保鏢仗著自己有高大威猛的身材，總是睨眼看他們，殊不知他願意的話，他一個人就可以把三個保鏢打趴。

「好吧，看來我們只好放棄看 F 罩杯的福利。」仙女抿了抿嘴。

「要看 F 罩杯還不簡單，電腦打開，網路上一堆影片、照片。」

仙女覺得鐘易明明長得 Man，身材更 Man，武力值破表，是他們所有人當中最 Man 的，但說這種話實在太不 Man 了。

男人就是要好色，偏偏鐘易一點也不。

他鄙視的說：「要就要真槍實彈，看啥影片、照片。」

「就算我們接了 Case，你跟 F 罩杯女明星也不可能真槍實彈。」鐘易直接切中重點。

「我們不行，但你一定能。」仙女賭定的說。以男人的角度來看鐘易，他是真的很有魅力，有雙很迷人的濃眉大眼。他總說自己不愛用大腦，最好凡事都能用武力解決，聽起來像是肌肉發達的無腦男，但他才不是。

鐘易即使是站在一群出色的男人當中，還是會讓女人一眼就發現他並看得兩眼發直，忽略不了，甚至想倒貼上去。

「我不喜歡 F 罩杯。」鐘易說。

「喔？難道你喜歡飛機場？」仙女給他一個「別鬧了」的表情，是男人都愛峰峰相連到天邊。

鐘易把卷宗丟向他，再度重申。「接富商那件。」

凡事 Boss 說了算，仙女聳聳肩，離開了辦公室。

鐘易在公司裡待到下午一點，跟幾個人一同吃了午餐後就開車返家，到家後淋浴換了身衣服又再度外出。

他開車前往武道場，除了經營公司以外，他還在武道場擔任教練，純粹是因喜好而兼職，武道場老闆跟他交情不錯，甚至開玩笑說，自從鐘易來到道場後，女性學員變多了。

前方紅燈，鐘易打開收音機，聽著廣播播放的音樂。

是個聲音很乾淨沉穩的女歌手唱的，歌詞似乎是在形容慢慢喜歡上一個人，從生活的方式、習慣，點點滴滴的平常，兩個人就這麼走在一起，慢慢的喜歡上，慢慢的過一輩子……

鐘易皺起眉，想到自己到凡間要執行的任務……真的是煩死了，上哪兒去找真愛？況且真愛這種虛無飄渺的玩意兒，他根本不懂。

只是若沒達成，期限到了以後，他該怎麼面對那個欺負起人來幼稚到不行的酆都大帝？鐘易光是想到就頭疼。

他周遭男人居多，公司裡的員工清一色都是男人，練武場裡的學員跟朋友亦是。雖然練武場裡有女學員，但他的武術課程屬於高強度，理所當然沒有女學員參加。還是……他應該找個男人會快些？

靠！鐘易立即被自己想法給噁心到。

他這是狗急跳牆，算了，還是到武道場大幹一場比較實在。

第二章

才早上十點半，顧盼年已經在外頭開完兩個會，馬不停蹄的正要趕回公司。

今天助理去開另外一個會，顧盼年是自己開車來的。

來到地下停車場，顧盼年踏出電梯後微微愣了一下，這棟辦公大樓佔地廣闊，就連地下停車場也大得嚇人。顧盼年方向感較不好，這會兒搭下來的電梯不是先前上樓的那部，位置錯亂了，她找不到自己那輛很悶騷的火紅色 X6。

顧盼年只好硬著頭皮沿著路找，先是往左走了一小圈，再往右繞了一圈，喔喔，她終於看到了！

拜那搶眼的火紅色的福，她終於遠遠地瞄到她的愛車，於是她直接切過幾排車往那火紅色的方向去。

顧盼年在靠近車子時將手中的遙控車鎖一按……咦？沒有熟悉的滴滴聲，她又按了一下，還是沒有。

是遙控鎖壞了嗎？顧盼年皺起眉頭。

沒關係，遙控鎖壞了，就用車鑰匙開門，只是麻煩了點。顧盼年將車鑰匙插進去，發現連鑰匙也不能開門。

這是怎麼一回事？顧盼年瞪著眼前這輛她才開了半年多的車，這是今年過年時她犒賞自己的禮物。

「拜託，別搞我！」顧盼年齜牙咧嘴地又試了一次，還是不行，暴躁的脾氣不禁一衝起來，準備用她八公分高的高跟鞋怒踹車子。

她今天穿著黑色的膝上窄裙，但這絲毫不影響她的敏捷性，就在她抬起腳之際，駕駛座的車門開了，她瞬間呆住，一隻腿抬在半空中不動，櫻桃小口微張著，模樣說有多痴呆就有多痴呆。

她瞪著車門，先是一隻被牛仔褲完美包裹住的長腿伸了出來，白色的名牌帆布鞋穩穩的落地，接著是上半身，來人穿著白色休閒衫，身材非常的好。

顧盼年聽到自己吞嚥口水的聲音。

最後，男人踏出了車外，順手將車門給關上，按下手中的遙控鎖，嗶嗶兩聲外帶車燈閃了兩下，車子被鎖上了。

好有型的一個男人啊，濃眉大眼，鼻梁骨高挺，但他抿著嘴，眉心微攏著，似乎正在不爽。

但……

顧盼年哪在意啊，她那一雙丹鳳眼都瞪直了，這男人是極、極、極品啊！

瞧瞧那寬闊結實的肩、那厚實完美的胸膛……她敢打包票，在那白色休閒衫下，絕對是漂亮的八塊腹肌，嘖嘖。

再來是那健腰窄臀、修長又筆直的長腿……根據目測，這男人起碼一百八十公分，全身上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顧盼年忽然感覺自己頭昏目眩，她覺得自己一見鍾情了……對這個男人的肉體。

因為視線的衝擊太過強烈，顧盼年一時間忘記自己正保持的姿勢——雙手微擦著短裙，一腳粗魯的抬起……啊啊啊，形象都沒了！

顧盼年趕緊將腳給放下，雙手撫撫發皺的裙襬，嘴角輕輕揚起，將剛剛臉上猙獰的表情給收起，瞬間潑婦變貴婦。

鐘易銳利的視線迅速掃過眼前這個有如中國娃娃般的女人，一雙丹鳳眼很誘人，肌膚細緻如白瓷……如果撇開他停好車，坐在車內接一通來電時，正巧看到她的行止，他會覺得她還挺清麗可愛的。

但人不可貌相，作為一個地獄判官，職業使然，他深信這句話。

這女人身穿非常正式的黑色套裝，個頭嬌小、四肢纖細，但身材凹凸有致，尤其腳上那雙細跟高跟鞋，鐘易猜測至少七、八公分跑不掉。這女人是顆小辣椒，而且是極辣的那種。

打不開車鎖，竟然想用踹的？鐘易嘴角微揚。

呵，女人！用踹的就可以把車門踹開嗎？

「就算妳連踹車門十來下，它也不會開，因為這是我的車。」

極品肌肉男開口說話，神情有些嘲諷，但顧盼年選擇忽略，因為他的聲音……啊啊，她的心頭又是一陣花火爆開，他的聲音簡直是重低音砲，性感到了極點。

嗯？等等，他說什麼來著？她要踹的是一——他的車？

顧盼年眨眨她那雙乾淨的丹鳳眼，咋舌，「你、你的車？」

果然是認錯車了，鐘易早就猜到了。剛才他坐在車內講電話，就看到小辣椒遠遠走過來，從包包裡掏出車鑰匙朝車子的方向摠了一下，之後又一下，接著她走到駕駛座旁開始試著打開車門……

他的車窗都有貼反光防窺隔熱貼，再加上停車場光線昏暗，沒看到車上還坐著人也是正常的。

她看不見他，但他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一舉一動，看到她撩裙抬起腿，看到她的細跟高跟鞋就要往他的車子踹來，他趕緊伸手開門。

「你的車？」顧盼年終於從暈眩中清醒過來，錯愕的再度詢問。

「妳要不要看一下車牌號碼？」

「我……記不得。」有人會背自己的車牌號碼嗎？好吧，她不會。

「……」鐘易的眼角抽了兩下。

「顏色、車款都是一模一樣。」這個讓她一見鍾情的肉體的主人，俊朗的容貌看起來很正氣，但或許他的內心是奔放如火？要不然怎麼會選跟她一模一樣的車款還有顏色。

「這是我的車，我停的是公司專屬停車位。」當初他買下六樓公司時也順便買了幾個車位，讓員工還有自己停車方便。

顧盼年的神情僵了僵。「我忘記自己把車子停在哪兒了。」

「……」好吧，他無言了。

鐘易雙手環胸，無力而無奈的瞅著眼前這位嬌小的丹鳳眼女人，她看起來很能幹的樣子，穿著專業，提的公事包也很專業，但很顯然對方向的辨識能力差到不行。鐘易抹了抹臉。「需要我幫妳嗎？」

「真的嗎？可以嗎？謝謝、謝謝。」顧盼年眼睛亮了起來，像天上最美的那顆星星，鐘易看了不禁怔了一下。

「我們這棟樓地下停車場共有三層，大部分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專屬停車區，妳應該不是我們這棟大樓任何一家公司的員工吧？」

「對，我不是。」走在極品肉體的後頭，看著他完美至極的背影，聽著他那性感的重低音，顧盼年在心中灑起小花，覺得今天真是美好，一早連開兩個會議的疲累感頓時消散。

「可以知道妳今天是來拜訪哪一家公司嗎？」有些公司會有自己專屬的訪客停車區。

作為一個敏銳度很夠的保鏢，熟悉自己周遭的環境是必備的，在買下這裡當公司時，鐘易就已經將這棟辦公大樓全摸得一清二楚且通通記到腦子裡了。

顧盼年不知道對方問這問題是要做什麼，但她照實回答……應該說她心花怒放，不管極品肉體問什麼她都會回答。

「xx精品。」這是一間國際知名珠寶在臺灣的代理商，他們預計下個月有一場新品發表會，特地請韓國知名女星來站臺，發表會的規模頗大，由「藍星」主導籌辦。

鐘易聽了以後，腳尖即刻轉了方向，帶顧盼年往另外一個地方走去，越過了整整兩大排的停車格。

期間，顧盼年腦袋飛快的運轉，她該用什麼方式搭訕才可以得到極品肉體的聯絡方式，讓他們兩個有再度相逢的機會？

「找到了。」鐘易的視力極佳，遠遠的就看到一輛跟他的車一模一樣的火紅色X6停在那，他即刻停下步伐，並沒有打算親自送對方到車子前面。

他突然停下，顧盼年又心不在焉，結果可想而知。

噢！她的鼻子撞到硬物，待回神摸摸發疼的鼻梁，才發現原來是極品肉體突然停下來害她一頭撞了上去，不愧是極品，真硬啊。

鐘易看對方摀著鼻子，兩眉皺起來的模樣，突然覺得好笑，明明外表看起來精明又能幹，卻迷糊得很。

他哪知道顧盼年是因為遇到他才這樣，她正思索著人生大計，如何將極品肉體給拿下。

「妳的車子應該是那輛。」鐘易用手比了比方向。

顧盼年順著他的手看到了她的愛車，她開心的點了點頭。「這麼騷包的顏色也只有我們兩個會喜歡。」

「……」鐘易再度無語，這話他點頭跟搖頭都不是。

顧盼年本來說得很歡喜，直到看到對方僵硬的表情才發現自己說錯話了，一時忘

形了。

不過顧盼年不允許自己退卻，極品肉體百年難得一見，她說什麼都要留下他的聯絡資料。

「真是太謝謝你了，要不是你，我可能得在這地下室找上一天一夜。」

鐘易心忖，她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要不，留下一聯絡方式？改天我請你吃飯，謝謝你。」

鐘易想都沒想，直接拒絕了。「不用多謝。」他覺得這只是小事，不用請吃飯。被拒絕了，顧盼年懊惱的皺了皺鼻。「要不，喝個咖啡？」

「也不必了。」

第二次也被打槍。

顧盼年的心被沮喪兩字給填滿，再問下去實在有傷女人的自尊心，但自尊心值多少錢？還不如極品肉體的一丁點價值。

於是顧盼年再接再厲。「不管怎麼樣，留個聯絡方式吧，或許改天剛好無聊又找不到朋友一起吃飯聊天，你就可以打電話給我……」

這回鐘易沒有回答，因為他的手機響了，是仙女打來問他不是已經到公司了，怎麼還沒上樓，現在大家都等著他開會，等待新任務的位置分派。

「遇到了點小意外，好，我馬上上去。」鐘易一邊講電話，一邊對顧盼年微微頷首，示意完他便轉身大步離去，拿在耳邊的電話沒有掛斷，他的腳步又大又快，一轉眼就不見他的蹤影了。

顧盼年滿滿的失望，精神瞬間萎靡。

掰掰了！極品肉體。

顧盼年趕回公司以後又是一整天的忙碌，多少將她心頭的沮喪沖散了些。晚上八點，她提著路上買的飯盒回到自己的住宅，掏出鑰匙開門入內後，先是踢掉腳上的高跟鞋，頓時，人「縮水」了八公分，才一百五十五公分高的她是名副其實的「嬌小」。

她走到客廳，把公事包丟到沙發上，順手將餐盒擱到茶几上，便往臥房走去。

「啊啊，累死了。」她用右手搥搥左肩，再換左手敲敲右肩，進到臥房將套裝給換下。

這間房子是她憑著畢業以來賺的錢，再加上阿嬤跟媽媽的私房贊助，在去年年中買下的。臺灣的房價很貴，貴到她一點都不敢妄想在大臺北的蛋黃區買房子，只能在與臺北隔一條河的永和買下這間二十年的老舊電梯大廈，約三十坪左右，頭期款付了五成，剩下的則是每個月付貸款。

因為頭期款花光了積蓄，屋內的裝潢全是顧盼年按照自己的喜好，一點一滴慢慢布置起來的。沙發跟茶几是逛古物跳蚤市場時挖掘到的，牆上的版畫是好友出外景時因為瞭解她的喜好特地買來祝她喬遷之喜的禮物，浴室裡的馬賽克磁磚是她估狗了三天研究怎麼 DIY，之後又整整花了一個禮拜才完成。廚房裡的碗盤餐具

皆是她精挑細選的，餐桌餐椅亦是，顧盼年會做飯，也喜歡做飯，偏偏工作忙得很，吃便當的時間居多。

從臥房走出來時，顧盼年已經卸完妝，換上白色的及膝休閒長袍，衣服胸口處有三個方正的大字「單身汪」——這衣服是好友從淘寶上淘的，一共三件，她們三個好閨蜜一人一件。

窩到沙發上，顧盼年盤起腿，捧著餐盒，打開電視，一邊看著綜藝節目一邊扒飯。還是待在家裡最輕鬆自在，可以不用穿 Bra、不用注意妝容，可以大刺刺，吃飯吃得很粗魯，把雞腿直接拿起來啃……

顧盼年很快就解決掉飯盒，她起身去刷牙，又轉去廚房替自己倒了杯水，再回到電視機前，從公事包裡拿出筆電繼續處理公事。

筆電裡的通訊軟體發出聲音，顧盼年點開一看，是她的閨蜜之一安大美女，本名叫安美。

安美人如其名，五官長得細緻又古典，大四那年意外被挖掘進了演藝圈，現在可是大陸臺灣兩地炙手可熱的大明星。

顧盼年還有另外一個閨蜜，叫孔子喬，是個知名攝影師。

今天早上她回到公司後，仍然對「極品肉體」念念不忘、悵然所失，於是就給兩位好友發了訊息——

小八：我一見鍾情了！

無奈兩個閨蜜都在忙，沒有人即刻回應。

孔子喬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拍照，她去的地方恐怕連網路都沒有。而安美目前在大陸拍片，她直到剛剛回到化妝室讓人卸妝，助理遞過手機，她才看到，於是連忙回了訊息。

安安：誰？

安安：哪個倒楣的？

小八：靠，是朋友嗎？我已經夠沮喪的了。

安安：為什麼？

小八：要聯絡方式被拒絕了，還拒絕了三次。

安安：哈哈哈哈哈！

小八：再見，不聯絡。

安安：我的好小八，別這樣，姊保證接下來會用很正經的態度面對。

安安：他長得帥嗎？

小八：沒特別注意臉，但有瞄了一下，長得不錯。

安安：沒注意到臉？那妳還對人家一見鍾情！

顧盼年對著安美的反應聳聳肩，回覆。

小八：我有說我是對他的臉一見鍾情嗎？

安安：那不然咧？

小八：我是對他的「肉體」一見鍾情！

一看到「肉體」兩字，安美抬頭看了眼還在幫她卸妝的化妝師，確定她沒看到自己跟小八的聊天內容，但為了保險起見，她低下頭迅速輸入一行字——小八，等我一下。

打完以後，看化妝師已經幫她將假髮卸得差不多了，她笑笑說：「這樣就行了，接下來我讓芯芯幫我弄，謝謝老師，妳早點休息。」

安美的態度非常好，面對化妝師時很客氣，化妝師心忖回飯店後一定要上網讚美一下這個當紅的女明星，說她個性跟外型如一，溫柔似水。

才怪！

如果安美的助理芯芯知道化妝師此時心裡所想的，她一定會如此含淚吐槽。

化妝師一走，整間休息室就只剩下安美跟芯芯。

安美一個眼神掃過去，芯芯只好認命的過來接續化妝師未完成的工作。身為明星助理，基本上什麼都要會一點，包括卸妝或幫忙打遊戲等等，這些芯芯都能勝任，她唯一不能適應的是，炙手可熱的大明星、全身充滿古典美的安美在沒有外人的狀況下，那突然轉變的形象，儘管已經當安美的助理三年了，她還是不太習慣。沒有外人在，安美當下大解放，胸不用挺了，雙腳可大刺刺的敞開，臉上總是含蓄又溫柔的笑容不用裝了。

她立刻打視訊電話給顧盼年。

顧盼年一看到安美來電，即刻就接起。

「小八，是極品嗎？」安美興奮得像個色女。

「是，當然是，極品中的極品啊！」

「極品肉體耶，那妳還在靠邊什麼？沒有趕快撲上去！」身為一個專門追火熱小肉文的資深宅女，安美一聊起「肉」來，那口水都差點流到手機螢幕上。

芯芯見狀簡直欲哭無淚，沒錯，這就是大家熱切讚揚的「溫柔古典美女」安美，她真實的面貌唯有她那兩位大學好友，還有自己這個助理以及經紀人藍姊知道而已。

「安姊，形象啊……」

顧盼年看到手機螢幕裡安美轉頭對助理說「又沒外人在，形象有個屁用」，她即刻哈哈大笑。

「我說安安，人家芯芯是擔心妳外放過了頭，萬一哪天沒『裝』好，在粉絲面前露了餡，那可就完了。」

安美翻了翻白眼。「我當初就是作死，沒事進演藝圈幹麼。」

「因為妳愛『演』啊。」顧盼年一語雙關。

愛看小肉文的資深宅女跟氣質優雅的古典美女，真是天差地別，也唯有安美這種

演技派才能夠長期維持螢幕形象。

「別說我了，快說說那個令妳一見鍾情的『極品肉體』，妳撲倒了、劫殺了嗎？」螢幕那頭，顧盼年深深的嘆了口氣。「我要是撲倒了、劫殺了，現在還能在這跟妳視訊嗎？」她的那張娃娃臉上滿是遺憾。

「也對，難得遇到極品肉體，不在床上滾個三天三夜真是太對不起自己了。」安美看起來比顧盼年更遺憾。

芯芯正在幫她卸妝，手不小心抖了一下，心忖，安姊，妳是有多慾求不滿啊，滾三天的話會破皮耶。

「我要了三次。」視訊彼端，顧盼年哀怨的說，一副要了三次還不足夠的樣子。芯芯的手又抖了一下，不愧是安姊的大學同學兼好友。

沒人發現芯芯搞錯了，此三次非彼三次。

「我跟他要了三次聯絡方式，都被回絕了，嗚，安安，我需要心靈安慰。」

「妳這沒用的傢伙！」安美覺得自家的閨蜜太沒用了，「要聯絡方式時沒有把妳的『凶器』往前挺嗎？如果可以的話，還要不經意地掃過他的手臂，這種若有似無的撩法是最致命的。」

為什麼說是「凶器」呢？因為顧盼年有一副美胸，完美的 D CUP，胸型又漂亮，那乳頂顏色粉嫩，女人看了羨慕，男人看了讚嘆。

「……當時沒有想到。」顧盼年後悔不已啊。

從頭到尾都將顧盼年還有安美的對話聽進耳裡的芯芯心頭嗚嗚啜泣著，她這是聽到什麼啊，都不怕教壞小孩嗎！

「小八，妳太沒用了，活該現在只能對著我哀嚎。」安美一副「自家孩兒不長進，我這當家長的，哀怨啊」的神情。

「我看妳現在只能早晚三炷香，拜佛求神讓妳再跟『極品肉體』遇上。」雖然那機率似乎挺低的。「若真的遇上了，小八，可別再丟臉了，就算是硬上也要拚了！」

「好，加油！」顧盼年替自己打氣。

「加油！」安美也替好友加油。

兩人講得熱血沸騰，唯有芯芯聽得冷汗連連，心裡為那個「極品肉體」掬一把同情之淚。

是夜，「楓都咖啡店」按照慣例只為好兄弟們而開。

四個男人討論的話題是——理想的類型。

鐘易覺得這話題應該是針對他的，因為在場的另外三個好兄弟都已經有戀愛對象了。

「加油，三哥。」

鐘易最討厭魏少凜這麼喊他，因為他下一句就是想損他。

「喜歡什麼類型的說說，小弟幫你介紹。」

「免了。」鐘易抖掉魏少凜搭上來的。「你一個成天窩在家裡寫稿的孤僻宅男

能認識什麼對象？」

「總比你那公司裡都只有男人的好，還是其實你不是直的？」

鐘易一腳過去，魏少凜趕緊跳開。

「我很直，直到不能再直。」

「是、是、是，那你趕快找個女人談戀愛吧。」

陸之道實在看不下去老三跟小四一直鬥嘴，正經事沒聊上兩句，他插嘴說：「別抬槓了，講重點。」

「重點是什麼？」鐘易也忘了。

崔風澤突然有種想把武器拿出來打老三一頓的衝動，看能不能把他打醒……算了，論武力值，他是打不過老三的，還是用說的好了。

「重點是，你到底喜歡什麼類型的女人？我們好幫你注意一下。」崔風澤揉揉發疼的太陽穴。

老大都發話了，鐘易當然要好好用腦想一下。

「我應該是喜歡那種賢慧、說話輕聲細語、個性溫柔似水且留著飄逸長髮的女人。」

鐘易才說完，魏少凜立刻很不客氣的大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三哥，夢想跟現實往往有很殘酷的差距。」

「什麼意思？」

「意思是，你可能會喜歡上一個幹練，脾氣不太好，壓根不溫柔，而且頭髮短得跟男人沒兩樣的女人。」

鐘易眯起眼，魏少凜這擺明是詛咒了。

「亮劍吧，我們打一場。」

「笨蛋才會跟你打。」魏少凜溜得很快，轉眼間已經離開了咖啡館，倒是他幸災樂禍的聲音仍遠遠傳來——

「小心我一語成讖！」

鐘易捏緊拳頭，他發誓，下次聚會一定要把魏少凜打成豬頭。